

龙溪精舍丛书

龙溪精舍丛书

新序卷第六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

臣劉向上

刺奢

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
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
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
牡躋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
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
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
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趨遂適湯

湯立爲相故伊尹去官入殷殷王而夏亡

紂爲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雲雨作炮烙之刑戮無辜奪民力冤暴施於百姓慘毒加於大臣天下叛之願臣文王及周師至令不行於左右悲夫當是時求爲匹夫不可得也紂自取之也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鍤入曰聞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綰曰雖無力能商臺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阡五百里之臺高旣如是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爲臺趾古者堯舜建

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爲臺趾材木之積人徒之眾倉廩之儲數以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魏王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喫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莛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鑿池不知天寒以宛春知而罷役是德歸宛春怨歸於君公曰不然宛春魯國之匹夫吾

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靈公論宛春可謂知君之道矣

齊宣王爲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羣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爲淫樂敢問荆邦爲有主乎王曰爲無主敢問荆邦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居曰今王爲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羣臣莫敢諫者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遽召尙書曰書之寡人不肖好爲大室香

子止寡人也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誠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謂優莫曰然則吾亡乎優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耳不亡何待優莫曰桀紂之亡也遇湯武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

齊景公飲酒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侍者曰仁人亦樂是夫梁丘子曰仁人耳目亦猶人也奚爲獨不樂此也公曰速駕迎晏子晏子朝服以至公曰寡人甚樂此樂

也願與夫子其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盡勝嬰而又勝君所以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唯無禮故父子同麋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無良左右淫湎寡人以至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好禮左右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若惡禮亦將如之公曰善請革衣冠更受命乃廢酒而更尊朝服而坐觴三行晏子趨出

魏文侯見箕季其牆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爲不築對曰

不時其牆枉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者食其園之桃箕季禁之少焉日晏進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出其僕曰君亦無得於箕季矣曩者進食臣竊窺之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曰吾何無得於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牆壞不築云待時者教我無奪農時也牆枉而不端對曰固然者是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園桃箕季禁之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侵上也食我以糲餐者季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斂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士尹池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牆擁

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
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輓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
吾恃爲輓已食三世矣今徙是宋邦之求輓者不知吾
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不徙
西家高吾宮卑潦之經吾宮也利爲是故不禁也士尹
池歸荆適興兵欲攻宋士尹池諫於王曰宋不可攻也
其主賢其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人攻之無功爲天
下笑楚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
而折衝於千里之外者司城子罕之謂也

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具

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畜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爲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鄒穆公有令食鳧雁必以粃無得以粟於是倉無粃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粃吏以爲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惰者豈爲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奈何其以養鳥且爾知小計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不聞歟

夫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
鳥苟食鄒之糝不害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
何擇鄒民聞之皆知私積與公家爲一體也此之謂知
富邦

新序卷第六

新序卷第七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

臣劉向上

節士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爲諸侯焉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位而問焉曰昔者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焉堯授舜吾子猶存焉及吾在位子辭諸侯而耕何故伯成子高曰昔堯之治天下舉天下而傳之他人至無欲也擇賢而與之其位至公也以至無欲至公之行示天下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舜亦猶然今君賞罰而民欲且多私

是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爭之端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以是野處也今君又何求而見我君行矣無留吾事耕而不顧書曰旁施象刑維明及禹不能春秋曰五帝不告誓信厚也

桀爲酒池足以運舟糟丘足以望七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爲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無盡用人若恐不能死不革天禍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囚拘之君子聞之曰未之念矣夫

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臣也畏死

不言非勇士也見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進諫
三日不去朝紂因而殺之詩曰昊天太憮子慎無辜無
辜而死不亦哀哉

曹公子喜時字子臧曹宣公子也宣公與諸侯伐秦卒
於師曹人使子臧迎喪使公子負芻與太子留守負芻
殺太子而自立子臧見負芻之當主也宣公既葬子臧
將亡國人皆從之負芻立是爲曹成公成公懼告罪且
請子臧子臧乃反成公遂爲君其後晉侯會諸侯執曹
成公歸之京師將見子臧於周天子而立之子臧曰前
記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不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

能聖敢失守乎遂亡奔宋曹人數請晉侯謂子臧反國
吾歸爾君於是子臧反國晉乃言天子歸成公於曹子
臧遂以國致成公成公爲君子臧不出曹國乃安子臧
讓千乘之國可謂賢矣故春秋賢而褒其後

延陵季子者吳王之子也嫡同母昆弟四人長曰遏次
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札札卽季子最小而賢兄弟皆
愛之旣除喪將立季子季子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
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爲也以成
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
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

耕乃舍之過曰今若是作而與季子季子必不受請無
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諸侯乎季子皆曰諾故
諸其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若有吾國必
疾有禍予身故過也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
而國宜之季子也季子使而未還僚者長子之庶兄也
自立爲吳王季子使而還至則君事之過之子曰王子
光號曰闔閭不悅曰先君之所爲不與子而與弟者凡
爲季子也將從先君之命則國宜之季子也如不從先
君之命而與子我宜當立者也僚惡得爲君於是使專
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曰爾殺我君吾授爾國是